

⑪ 叢文明黎

學文界世 賞鑑著名

集 三 第

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⑪ 叢文明黎

學文界世

賞鑑著名

集 三 第

857.8—4 (32—117)

(三) 賞 鑑 著 名 界 世

等 爾 拜 樓 福：者作著

等 華 彩 段：者摘書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：者版出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：銷經總

八之號七五一段二路義信市北台

號九十四段一路南慶重市北台

樓大化文號七〇一路南森林市北台

司公限有業事刷印都中：者刷印

號七四三段五路東京南市北台：址地

版出月九年一十六國民華中

元 十 二 幣 台 新 價 定

號一六〇八一戶帳撥劃政郵

號九七九一第字業台版內記登業事版出部政內

印 翻 准 不 • 有 所 權 版

情感教育

法 福樓拜著 一

福樓拜及其情感教育

段彩華評介 四三

娜娜

法 左拉著 四七

左拉及其娜娜

何曉鐘評介 一〇三

葛萊齊拉

法 拉馬丁著 二三

拉馬丁及其葛萊齊拉

蕭 白評介 一五五

卡拉馬助夫兄弟們

俄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一七五

關於杜斯妥也夫斯基

盧克彰評介 二〇五

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研究

盧克彰評介 二二七

感情教育



法 福樓拜著

段彩華書摘

一八〇四年九月十五日，將近早晨六點鐘，「孟特漏士」快要啓碇，在聖拜爾碼頭前面，一團一團向上冒烟。

好些人喘着氣趕來，好些桶，好些繩索，好些盛布的筐子妨礙行走。水手們任誰也不答理，大家擠成一堆。包裹高高積在兩個明輪罩中間，水蒸氣發出噓噓的響聲，溜出鐵皮，一片灰白的霧包住了一切，喧囂沉在裏面，鐘在前面響個不停。

輪船終於開了，棧房，船屋，和工廠林立的兩岸，好像兩條寬帶子打開，一閃一閃落到後面去。

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，長頭髮，胳膊下來着一本手冊，動也不動，站在船舵附近。隔着霧，他打量一些鐘樓，建築，隨後，末一眼，他望盡聖路易島，老城，聖母院；不久，巴黎消失了，他長嘆了一口氣。

福賴代芮克·毛漏先生，新近中學畢業，在進法科以前，回到勞讓，必須受兩個月的捱磨。他母親事先給了他一筆少到不能再少的路費，打發他到哈福去看一位叔叔，指望兒子有一天得到他的遺產。昨天才從那邊回來，因為不能夠在京城逗留，他就選擇最長的道路回家鄉，補足他的遺憾。

太陽筆直射下，把桅杆的鐵箍、船欄杆的包皮全照亮了。船頭把水切成兩道紋路，一直展到

田邊。田野全是空的，天邊有一小塊一小塊的白雲。福賴代芮克打算回到他的座位上去，推動了頭等艙的柵欄門，驚動了兩位携帶獵狗的獵戶。

活像一位天仙出現：

她獨自一個人，坐在橈子當中；要不就是她的眼睛弄花了她，至少他看不清另外有人。就在他走過去時，她抬起頭來，他不由自己彎下肩膀，等走遠了些，站在同一方向，他看着她。

她戴着一頂大草帽，上邊的玫瑰帶子，在她後面迎風舞動。她的黑頭髮繞着她長眉的尖梢，低低垂下來，好像多情的貼在她圓臉龐的兩邊。她那印着豌豆的輕羅袍攤開了，有許多皺紋。她正在刺繡什麼東西，她筆直的鼻子，她的下巴，她的全身子，清清楚楚，襯着碧空的底子。

他從來沒有見過她皮膚的那種光緻，她身段的誘惑，或者陽光透過她手指的那種纖麗，她姓什麼？她住在哪兒？她的生平？她的過去？他希望認識她房裏的傢具，所有她穿過的袍子。

一個黑女人出現了，抱着一個孩子，眼裏滾動着淚。她把她放在她的膝頭。「小姐七歲了，一點也不乖。」福賴代芮克聽見這些話，好不高興，活像他有所失，永遠無法彌補。

一條長圍巾放在她背後的欄杆上，慢慢往下滑，眼看要掉進水裏了，福賴代芮克跳過去抄住它。她對他說：

「謝謝你，先生。」

他們的眼睛遇在一起。

阿爾魯在梯口出現了，喊着說：「太太，收拾好了嗎？」

瑪爾特小姐向他跑去，勾住他的脖子，摸着他的鬍鬚。一架豎琴響了起來，她要聽音樂。黑

女人領着彈琴人，進入頭等艙。

他爲大家彈奏一曲，唱了一段東方的故事。阿爾魯夫人凝神聽着，一曲終了，阿爾魯伸手掏錢時，福賴代芮克却把握緊的手伸向彈琴人的便帽，怪難爲情的樣子，往裏面放了一枚金幣。這不是虛榮讓他當着她布施，而是一種他和她一同賜福的念頭，一種差不多宗教的心情，讓他做了這件事。

阿爾魯一邊引路，一邊熱情的請他下去。福賴代芮克聲稱他適才用過午飯，正相反，他餓得要死，口袋裏面一分錢也沒有。

船到了。

大家走上碼頭。她站在舵旁，福賴代芮克轉過身子，用力把他的全靈魂都提進眼睛裏，向她看了一眼，她好像什麼也沒做，一動不動的站着。

一輛四輪馬車載走了他。

路上，聽差告訴他，家裏等少爺等得十分焦急，路易絲小姐哭着要坐車來。

「誰？路易絲小姐？」

「羅克先生的姑娘，你知道的。」

「啊，我忘掉了。」福賴代芮克隨口回答。

心裏却不時想着，她，離開輪船後的她，在哪裏？

兩三個月後，福賴代芮克在都城裏讀書，仍常常懷念那個美麗的影子。

一天早晨，去聽訴訟，他注意到聖·雅克街比平常噪雜多了。學生們匆匆忙忙從咖啡館出來，互相呼喚，店舖裏的人也露出不安的樣子。走到蘇福樓街，他望見一大羣人集合在國葬館四周。

好些年輕人，少的五個，多的一打，結成一塊，臂挽臂，擠進那個人羣。福賴代芮克發現自己靠近一個金黃頭髮的年輕人，面目和藹，有髭，口下留着一把小鬚。他問他暴動的原因，回答說：

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就是他們也不知道。這是他們的時髦花樣，挺開心的滑稽戲。」

在國民軍軍部簽字的改革請願書，加上徐曼的什麼政策，還有別的事變，六個月以來，在巴黎引起好多解決不了的騷亂。

廣場緊底，有些人嚷道：

「打倒居曹！」

「打倒浦瑞沙爾！」

「打倒賣國賊！」

「打倒路易·菲力普！」

警察想法子來來往往，盡他們力量把話放溫和：

「散開吧，先生們，散了好啦！」

有人又嚷：

「打倒屠戶！」

有一位警察忍不住，看見一個矮個年輕人衝着他的臉笑，使勁一推，把他推到五步以外摔倒在地，引起另一個漢子的不滿，把警察推倒。四五个警察衝到跟前，合力擒住他。那漢子叫道：

「我叫杜薩笛耶，住在克萊瑞街的法蘭兄弟公司。」

他漸漸平靜了，被押往警察所。

很多人隨着他，福賴代芮克和有髭的人緊跟在後面。對於這夥計充滿了讚美，對當時的殘暴充滿了反感。

越往前走，羣衆越來越少。警察不時兇兇的轉回身子，叫囂的人沒有事好做了，沒有熱鬧可看了，全慢慢走開。終於到了警察所門口，剩下的二十多人一看有兵，統統散了。

福賴代芮克和他的同伴斗起膽，要求釋放在獄裏的囚犯。值班的恐嚇他們，要是他們堅持的話，把他們也關在獄裏。他們要見所長，說出他們的名姓和他們法科學生的資格，宣稱囚犯是他們的同學。

他們被傳進一間房子，有一條長檯子靠着烟燻的牆。緊底有一個小窗戶打開，杜薩笛耶壯實的面孔露出來了。

余掃乃（那個有髭的年輕人的名字）說：

「你不認識我們了嗎？」

杜薩笛耶口吃說：「這個……嗯……」

另一位接下去說：「別再裝下去了，人家知道你跟我們一樣是法科學生。」

他們擠眉弄眼，杜薩笛耶才明白他們是來幫忙的。他便不說話了，唯恐連累他們。

「你有話對誰講嗎？」福賴代芮克問。

「沒有，沒有。」

「有烟抽嗎？」

對方摸了摸，從口袋裏拿出一隻殘破的烟斗。余掃乃說：「我們給他一些雪茄怎麼樣？」

福賴代芮克拿了一盒裝滿雪茄的烟盒，放在小窗戶沿上。「拿着吧，再會吧，打起精神來。」他說。

杜薩笛耶猛的握住那兩隻手。「怎麼？……給我……給我！」

這兩位朋友避開他的感激，走出來，一同到盧森堡前的咖啡店用飯。

一邊切牛排，余掃乃告訴他的朋友，他給好些時裝刊物工作，還給一些工藝編製廣告。

福賴代芮克說：

「雅克·阿爾魯出版的雜誌？」

「你認識他嗎？」

「也認識，也不認識。……這是說，我看見過他，我碰到過他，互相介紹過。」

他順便問問余掃乃，看過他太太沒有。

那個說：「不錯，有時候。」

福賴代芮克不敢追問下去了，這個人如今在他的生命中佔有絕大多的地位。他付了午餐錢，另一個連半點爭着付賬的意思也沒有。

同情是互相的，兩個人交換地址。余掃乃還邀請他一直把他伴到福克呂街。

後來，經過余掃乃的介紹，他又會見阿爾魯。他們到了孟爾特大街，福賴代芮克穿過鋪面，走上樓梯。阿爾魯從他寫字枱前鏡子裏，認出他，一邊仍在寫字，一邊把手從肩上伸給他。

「一向可好？」他問福賴代芮克。

不等回答，又低聲問余掃乃：「你怎樣稱呼你的朋友？」

接着又大聲說：「架子上，紙匣子裏，有雪茄，拿好了。」

他們變成朋友，福賴代芮克常常到他工作的地方去，想了解阿爾魯的為人。彼此廝混熟了，阿爾魯有時拿他開玩笑。

就在同一星期，他接到故鄉的朋友戴婁瑞耶的來信，說他下星期四要到巴黎。他把自己擲向更高的友誼，這樣一個男子比得上所有的女人。他用不着余掃乃，阿爾魯，任何人！爲了讓他朋友居住舒服，他買了一張小鐵床，添了一隻沙發，把他的被褥分成兩份。星期四早晨，他穿好衣服，預備去迎戴婁瑞耶，門鈴響了，阿爾魯走進來。

「只一句話，」他說：「昨天，有人從日內瓦給我送來一隻上好的鱸魚，我們盼望你來。今天下午七點正……在寶窪澀勒街乙二十四號，別忘掉了。」

福賴代芮克不得不坐下來，膝蓋搖顫了。隨即寫條子通知他的裁縫，他的帽商，他的鞋商。他打發三個不同的差人送這三個條子。鑰匙在鎖眼轉動，門房露了面，肩頭扛着一捲行李。

瞥見戴婁瑞耶，好像一個姦婦在丈夫的視線之下，福賴代芮克哆嗦起來。

戴婁瑞耶問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按理你應當收到我一封信，沒有嗎？」

福賴代芮克沒有勇氣撒謊，他張開胳膊，投入他的懷抱。

他們談到他們的過去，未來，在桌子上握住手，感動的樣子。過不了多久，一個差人送來一頂新帽子，戴婁瑞耶注意到帽裏多麼亮光，大聲說着。

隨後，裁縫把禮服燙好，親自送來。

戴婁瑞耶叫着說：「人家還以爲你要結婚去哪！」

一個小時以後，第三位先生來了，從一隻大黑袋子裏，抽出一雙紬的靴子，亮晶晶的。

「你有什麼事？」戴婁瑞耶問。

「今兒晚上，我在市裏用飯。」

「在黨布羅斯家裏？」

「不在黨布羅斯家，是在阿爾魯家裏。」

戴婁瑞耶說：「你該先通知我一聲，我就可以晚一天來了」。

福賴代芮克急急回答：「不可能的，人家今天早晌，才剛邀請我。」

他穿戴停當，慌張的走了。戴婁瑞耶心理想：「這就是所謂闊人啣。」

福賴代芮克在樓梯上停留好久，心跳得太厲害了，一隻手套太緊，裂了。就在他把裂口塞在襯衣下面時，阿爾魯從背後上來，抓住他的胳膊，請他進去。

前廳的陳設是中國式，天花板垂着一盞宮燈。瑪爾特小姐出來說，媽媽在穿衣裳。阿爾魯把她舉起來，吻她，要親自下窖選幾瓶酒，把福賴代芮克和小女孩留在一起。

他不再感到任何騷亂，這是一個全然誠實，親切的地方。阿爾魯重新進來，另一扇小門也開

了，阿爾魯夫人出現。因為她站的地方全是陰影，他起先只辨出她的頭。她穿着一件黑絨袍子，頭髮裡面一個紅絲長網袋，盤住她的篋子，下來垂在她的左肩。

阿爾魯介紹福賴代芮克。

她笑着說：「噢，先生，我完全記着的。」

隨即客人都來了，狄提麥爾，畢瑞歐，作曲家羅桑瓦，詩人戴奧非勒，兩位余掃乃的同事藝術批評家，一位造紙商人。賓主，饌餚，他全喜歡，單只芥末就有十種供他挑選。風趣的談話，特別使福賴代芮克感覺興趣。

他聽着那些話，一邊端詳阿爾魯夫人。她的模樣掉進他的靈魂，好像五金掉進熔爐，和他的熱情加在一起，形成愛的資料。

他和她坐在同一邊，在她下手，相隔三個座位。她不時斜出一點身子，轉過頭和小女孩子說兩句話。同時她一微笑，腮上就露出一個酒渦，臉龐也顯得分外優雅，帶着良善的神情。

飯後，羅桑瓦打斷大家的談話，請阿爾魯夫人唱首歌曲。他試了試琴，她等着，她的嘴唇張開一半，一個純潔，悠長，迴環的聲音飄升在空裏。

開始是一種嚴肅的節奏，漸漸高起來，活潑了，響亮的音調多了，便忽然緩和下來。

她挨近鍵盤站着，胳膊向下，眼光浮散。有時候，爲了讀樂譜，她眨眨眼簾，額頭向前伸出一點。她的女低音，和着幽沉的琴弦，發出一種寒冷的淒涼音調。同時她那美麗的頭，傾向她的肩膀。她的胸口鼓起，胳膊伸開，頸項向後柔柔一揚，好像空中有誰吻她。她拋出三個尖尖的聲音，重新落下，拔出一個還要高的聲音，然後一陣沉靜，她悠悠的煞了尾。

羅桑瓦沒有丟開鋼琴，彈給自己開心。不時總有一位客人辭告。阿爾魯夫人走到前廳，余掃乃向她鞠躬，她把手伸給他。她同樣把手伸給福賴代芮克，他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鑽進他的皮膚裏。

離開他的朋友，他需要一個人走。他的心溢出來了。爲什麼這隻手獻上來？是一種沒加思索的動作，還是一種鼓勵？「算了吧！我瘋了！」管他哪，好在他如今能夠自自在在看望她，活在她的氛圍裏。

回到住處，他聽見有人在欄杆旁的黑屋打鼾，這是哪一位？他不再想到他。
鏡子把他的面孔獻給他看，他覺得自己很美，停了好久來端詳自己。

三

過去一段日子，福賴代芮克努力學畫。

起初一切把他投入一種精神的快適。漸漸的，眼睛離開他的製作，轉向牆上的介殼，架子上的小擺設，彷彿一個旅客在一座樹林裏迷了路，而所有的道路都奔向同一地點，繼續不斷，在每個觀念的底層，他重新尋到對阿爾魯夫人的回憶。

他給自己定好日子拜訪她，來到門口，拿不定主意按鈴。聽見女僕說：「太太出門啦。」真是一種解救，心頭感到一鬆。

每逢星期三，他照常到工藝社，爲了阿爾魯邀他參加星期四的晚餐。到了他的家裏，他很少

說話，端詳着她。她的右太陽穴上有一小粒痣，包頭的帶子比她其餘的頭髮還要黑，靠邊總像濕潤潤的，她不時撫弄一下，只用兩個手指。他認準她每個指甲的形象，樂於聽她走近門時絲袍的綵縵。他私下吸着她手帕的香氣。對於他，她的梳子，她的手套，她的戒指，全成了特別東西，和藝術品一樣重要，差不多和人一樣有生氣，一切擒住他的心，增加他的熱情。

他沒有力量向戴婁瑞耶掩飾，一回到住處，就弄醒他，爲了能夠談她。

聽到阿爾魯出遠門的消息，他感到喜悅。他能夠到那邊去了，安安適適，不用駭怕半路有人打攪。

她坐在爐子邊的靠背椅上，他坐在安樂椅，帽子擱在膝蓋。談話不起勁，她的心就沒有一分鐘是在應對上。他找不到機會傾訴他的感情，臨到他埋怨讀什麼破法律的時候，她就回答：「是的……，我明白……有些事……」低下頭，忽然凝神思索起來。

圍着他們，黃昏聚下影子，忽然她站起來，要到外面去買東西。他壯起膽子說要陪她。

天是冷的，一片雲霧罩住屋子的前面。福賴代芮克有了幸福感。因爲隔着衣服，他感覺出她胳膊的形體。她的手套在手套裏，而手套正放在他的袖子上。由於街道滑，他們有點搖曳。他覺得他們兩人是走在半空裏。

機會不再，時光短促。他決定走到下一條街宣佈他的愛情，差不多一轉眼的功夫，她停在一
家瓷器店的光亮前，向他說：「我到了，多謝。星期四再見，不是嗎？」

怎樣設法讓她變成他的情婦，他感到任何嚐試全沒有用。

有一個黃昏，從哈佛回到寓所，他看見他的衣服齊備了，決定穿上試試，打算去拜訪黨布羅

斯去。不過時候太早了，八點鐘還不到。他向自己道：「我到那一家去吧。」

阿爾魯一個人，站在鏡子前面刮鬍子，他向他建議，帶他到一個挺開心的地方。他躊躇一下，跟他坐馬車去了。

隨後來到一個戲裝店，兩個人各要了一套戲裝。福賴代芮克問：

「你把我帶到什麼地方？」

「去看一個好姑娘，別駭怕。」阿爾魯說。

那是一個舞會，燈光照花了福賴代芮克的眼。很多人全化粧成新奇的樣子，帶着舞伴跳舞。一個老花花公子，穿着絲緞長袍，和羅莎迺特小姐旋轉。看着這些人，福賴代芮克感到被遺棄的情緒，依然思念阿爾魯夫人，覺得自己是參加對她不利的陰謀。

一支舞曲完了，羅莎迺特走到他的面前。她有點氣喘，她的肩甲，鏡子一樣光澤，輕輕在她的領下湧起。

「先生，你不跳舞嗎？」她問。

福賴代芮克抱歉，說他不會。

「真的？不過跟我呢，也不會？」

於是，一條腿拄着地，一個膝蓋往裏一彎，左手扶着她劍柄的珍珠托手，她端詳他一分多鐘，一半請求，一半嘲弄的神氣。最後她說了一句「晚安」，打一個旋，不見了。

福賴代芮克，不滿意自己，不知道怎麼做才好。這裏是一個尋歡的地方，他的青春突然叛離了。隨後周旋在這些人中間，漸漸忘記拘謹。